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五辑

• 新诗卷 •

學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丰
封面设计：徐 徐

ISBN 978-7-5077-3166-8



9 787507 731668 >

定价：55.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五辑·新诗卷·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5辑,新诗卷/赵敏俐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077-3166-8

I. 中… II. 赵…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1151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74055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刷厂: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20×980 1/16

印 张:27.375 印张

字 数:440千字

版 次: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编 委 会

主 编 赵敏俐

执行主编 孙晓娅 王立增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目 录

[青年学者沙龙]

- 格律与自由之辨:林庚诗学的意义…………… 冷 霜 等\1
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从《沪杭道上》谈起…………… 姜 涛 等\18

[论文索引与摘要]

- 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 乔婷婷 等\32
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 孙晓娅 等\114
2007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 张 凤 等\135

[新书推介]

- 文本背后的新诗史:个人经验、审美话语与政治
——关于《回顾一次写作》的对话…………… 段从学 等\177
一部原生态的现代诗歌史
——评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 周逢琴\185
重塑“现代”的面相
——《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读后…………… 刘 佳\192
“城市诗学”理论范式的构筑——评张林杰
《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 卢 楨 罗振亚\201
重回起点:新诗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认识
——评《胡适新诗理论批评》…………… 鲍昌宝\205
时间态度和文学见证
——唐晓渡《今天是每一天》简评…………… 龙扬志\214

[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

- 新诗著作叙录(2007) 刘福春\218

[研究综述]

中国现代长篇叙事诗(1937—1949)

- 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王汉林\283
 “白洋淀诗群”研究综述 顾巧云\296
 卞之琳研究文献综述 肖佳\305
 新诗教学研究综述 鲁华夏\320

[专题·论坛]

生命的意义

- 关于邱振中的《状态-IV》及其他 王晨\331
 轻轻地把世界从另一面转过来
 ——读黄礼孩的诗 李俏梅\335
 过客《海外游子吟》歌词探微 黎烈南\346
 游弋在记忆之中的蓝色彷徨
 ——评苏兰朵的《碎碎念》 冯雷\352

[学术会议与活动]

赤心侠骨的思想者

- 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王永\358
 她的诗歌和她的世界
 ——李小洛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陈亮\364
 对话:在同一片诗意的天空下
 ——现当代诗歌:中韩学者对话会综述 王永 陈亮\371
 写作:一种永不停息的探索
 ——梁小斌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陈亮\379
 “世界性”与“中国心”
 ——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述要 王士强\385
 诗人的春天在中国
 ——中法诗歌现状座谈会综述 张墨研\394

精神的飞翔与思想的绽放

——李轻松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卢秋红\397

诗歌与戏剧联姻的可能性

——李轻松诗剧《向日葵》研讨会 样 子\405

[纪事]

2007 年新诗纪事 李润霞 伦 丹\416

格律与自由之辨：林庚诗学的意义

◇参加人：冷霜、段从学、姜涛、张洁宇、孙晓娅、张桃洲

◇时间：2006年10月20日

一、“现代派”背景下的格律探索

冷霜：我想先交代一下《分叉的想象》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基本的思路。这篇文章是我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主体部分，发表在最近这期《新诗评论》上之前又作了一些修订。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林庚在30年代所谓“现代派”诗人中的特殊之处，但是对他的具体的认识是在这一部分内容的写作一步步展开的过程中才完成的。我博士论文的动机之一，也构成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的，是对有关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新诗史论述的反思，涉及林庚的问题如下：一方面林庚被视为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新诗格律探索方面一个很重要的诗人，但是在以往的新诗史研究中，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似乎是分成两截的。做现代派诗歌研究的主要是在风格层面讨论林庚的诗歌，以及他与其他现代派诗人的共性，在新诗史上这一共性常常被论述为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方现代诗学之间的融合。而且这路研究基本是用他1933年到1935年的自由体诗写作阶段的诗作为讨论对象。另外，林庚的诗歌格律理论这个方面则通常是在关于新诗格律的专门研究中出现，在前一类研究中却很少涉及这一内容。现代派诗人中其实也有其他一些诗人写格律诗，像卞之琳、何其芳，主要受新月派的格律观念的影响，林庚和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发展出来的格律思路与当时的格律论者如朱光潜、周煦良、叶公超等也有明显差别。所以我首先是思考这两类研究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盲点。

从这样一个角度观察他的格律实践，对他的论述进行整理，我发现他的格律理论存在某种特殊性。首先，他从写格律诗之初就有一个诗歌史或者说诗歌形式史的观念框架在支撑他的格律尝试，他认为诗的形式历史就是在自由和格律之间的反复循环，从文言诗歌到新诗的变化只是

这个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的一个最新的环节。林庚是从形式的角度认识早期白话诗的，即把后者统一视为自由体诗。在这样的认识下，他认为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白话诗已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形式，构成这个循环的新一轮的运动。其次，他不是把格律视为一个纯形式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它理解成诗的内容和形式之间构成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一首诗之所以是格律诗，是因为这样一个体式是最自然的，而能够使表达显得完满，同时它也是一个方便的形式。所以他很快形成他的一些命名，比如他不用“格律诗”这个说法，而是创造出“自然诗”这个概念，来与“自由诗”作为对比性的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和一般所说的“格律体诗”、“自由体诗”不一样，比如他认为“自然诗”不一定是格律体诗，不一定非得是要整齐的形式，他把他早期的一些自由体诗也当成是“自然诗”，同样，“自由诗”也完全可以在整齐的外在格式之下成为“自由诗”。这个想法非常玄妙，他对二者的界定是，“自由诗”给人以“紧张惊警”的感觉，而“自然诗”则读来“从容自然”。也就是说二者的差别并不是外在的格式，而是内容与形式之间构成的紧张度或者说张力。

林庚的这种思路应该是和30年代新诗格律讨论的氛围有关系的，受到了1933年起以朱光潜为代表的探讨新诗格律的风气的激发，但他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背景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同的资源，这使他和主要受英美现代诗歌影响的大多数关心新诗格律的诗人和学者的向度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他用“紧张惊警”和“从容自然”这样的源自于中国古典诗论中有关美学风格的语汇来进行格律的界定，这是非常别致的一种对于诗歌格律的理解和论述。而且，他的格律实践也明显有着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种理想范型的意识，比如他用他所谓的“四行诗”进行尝试，来探索“自然诗”的可能，这种“四行诗”的早期形态也有比较接近体绝句的地方。进一步说，林庚在30年代的新诗格律实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实验，由于“自然诗”的概念包含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实验也同时带有美学风格上的实验因素。他一方面使用了四行齐言的格式，同时在美学上也要呈现一种从容自然的风格，于是这种相比较他自由体诗时期作品所显出的风格上的变化放大了形式上与旧体诗之间的关联，因此很自然地引发来自现代派诗歌阵营内部的警惕和质疑，受到了包括戴望舒在内的相当严厉的批评，戴望舒还对他的自然诗进行了改写，把它们都改成绝句的样子，来证明林庚在走“回头

路”。

林庚的这种格律实验后来有过很多变化，比如他的“四行诗”实验在抗战前夕走向了“自由诗”的写作，也因此逐渐摆脱了早期以近体绝句为范型的面貌，另外，在他的格律实践中，后来的着重点逐渐放在了建行的问题上，也就是偏向了纯粹形式的一面。总体来说，他在思考新诗格律问题时主要的观念资源和具体的设想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解释学上的“前见”在早期新诗的本体思考中具有的影响，他的思路与新月派所开启的新诗格律探索路径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这种格律实践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不易辨识的诗人，让我们意识到一般所说的30年代“现代派”诗歌内部的歧异性。而这正是我想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的。

具体地说我觉得首先可以就林庚的诗歌实验以及它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讨论；其次，从林庚的话题可以延伸出如何看待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问题乃至早期新诗的一些问题，这方面以前曾和姜涛有过交流，今天提出来看看大家觉得有没有加以讨论的必要；再次，林庚一向被视为新诗格律实验者，之前我看到桃洲有一篇文章涉及新诗格律方面的问题，洁宇也有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是否这方面也有可以讨论的内容？我也很想听到大家对这篇文章的批评。

姜涛：戴望舒对林庚的批评与林庚自己的理解实际上是没有对上话，双方说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人们对自然诗的认识不够，基本上没有理解，知道的只是如古典情趣的最浅层的一面，这一点废名也没有额外重视过，他们只是在自由诗方面，在创作紧张的那一瞬间的感受上是一致的，二者实际上也存在明显分歧。

冷霜：嗯，不过废名、林庚和戴望舒他们之间所倚重的资源的确不太一样。在对“自由诗”的理解上可以看出林庚和废名成为好友的原因。废名曾说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写诗的，但只有一个是因为诗歌而成为朋友的，那就是林庚。他们对于“自由诗”的认识都是在“质”、“文”之辨中展开的，不同之处是废名对新诗的理解是“质”是第一位的也是重要条件，而林庚尽管认同“质”的必要性但更强调“文”的一面。废名认为新诗的标准就是“质”的“当下完成”，而这个“质”是随时代、随作者个性而变化的，林庚认为需要有形式来保证“诗质”向着“诗”的最终完成，而“自由诗”只是诗的一个过渡阶段。认识的起点非常相近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废名

对于林庚的诗歌格律试验是只字未提的。直到40年代他才转变看法，认为不是方块能够帮助作者，而是作者能够成就方块。那么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作为当时古典文学教员和研究者，都把古典诗歌中的美学风格因素放到了对新诗的“自由”的理解中，又成就了他们不同的诗歌面貌。

姜涛：其实“现代派”的概念不应该太大，它不包括北平的这些诗人，主要指的是上海的那批人，而且也不包括戴望舒，实际上是把不同的一些趋向混为一谈了。后人也可以这么做，但必须做一些区分，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冷霜：对。所以现在一些既成的新诗史概念可能要重新去厘定了。再用“现代派”诗人这个概念就不太准确适用了，就像洁宇论文中，就用“前线诗人”来专指北平这一块的诗人。

姜涛：“现代派”与现代主义挂钩，实际上是把“现代派”的概念扩大化了。北方诗人讨论格律问题，而在南方诗人看来是不成立的，它是代际差异。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文学史的立体结构抹平了，把他们变成了一拨人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趋向，关注的东西、背后的资源不一样但他们有交叉点。“京派”这个概念很有限，不能涵盖当时北平所有的文学现象。

冷霜：一般所说的“京派”，在诗歌这方面，内部的复杂性的确还需要再认识，比如卞之琳与何其芳在诗学观念上离戴望舒近而离林庚远。卞之琳在《冯文炳选集》的序中对废名有一些批评，说他的诗歌跳越性太大，这其实也和他们背后的诗歌资源不同有关，李健吾所谓“前线诗人”，是把戴望舒和卞之琳、何其芳等划成两代，他的着眼点是否主要在北平这批诗人还不好说，但我觉得以他的文学资源和趣味，大概林庚未必在这个概念范围内。所以我认为北平诗坛的复杂性要超过戴望舒所代表的《现代》杂志的诗人。就林庚而言，他写格律诗之后，废名就认为他走了冤枉路，而同时主张格律的一些学者，比如周煦良对林庚的评价又是非常高的，但后者是否意识到林庚格律实验的特殊性，也还值得考察，因为当时持格律主张的学者绝大多数是有一个英美文学的背景，像周煦良、叶公超、罗念生等等。当然，林庚虽然背景和资源不同，但也还是在与前者对话。废名评价林庚说他是没有受到过西洋文化浸染的诗人，这话得进行分析。从林庚早期的一些文章看，他像朱光潜那样的学者一样，对诗的认识也有一个世界性的框架。林庚被明确地

归为“现代派”诗人，是王瑶在《新文学史稿》中作出的处理。但我从林庚的这种新诗格律实验的特殊性，感觉到30年代的诗歌尤其是北平的所谓“现代派”诗歌今天仍然值得重新被认识。包括朱光潜在1933年发起的读诗会的氛围，对后来几年内的北平诗坛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可能主要在于它激发出了不同的东西，而未必是它自身的格律讨论的风气。

姜涛：他们中很多是徐志摩代表的新月派遗留下来的，如叶公超、卞之琳，卞之琳的思路代表了徐的一种模式，都从诗歌的形式入手。

冷霜：我觉得林庚的意义就在于提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30年代的这批诗人，重新厘清他们的脉络，而不是放在“现代派”这个宽泛的框架里，否则有些问题就始终不易看清楚。事实上北平既有像卞之琳、何其芳等一批受西方主要是法国、西班牙、英国的现代诗歌潮流、观念影响的诗人，也有本身从国文系出身的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后来成为古典文学教员，借助古典文学的资源而建构起对新诗的认识。他们所各自展开的写作实践，如果只是从美学的、风格的层面去认识，就容易忽略其中存在的重要的差异。另外，30年代北平的诗歌氛围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所谓“新诗的十字路口”，在新月诗派消散后出现了一个空洞的境况，很多人在考虑新诗的下一步该怎样走，存在一种危机感，新诗的合法性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时有很多批评文章，包括左翼诗坛在内，都可视为是在为新诗寻找新的出路。我们今天的新诗史似乎有从后往前写的问题，就是20年代新诗经过五四，尤其是编进了学校的课本，好像已经彻底站稳了脚跟，合法性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但从30年代北平诗坛的一些情况来看，这种合法性似乎仍然面临着危机。

姜涛：或者说20年代对新诗的共识到30年代被放弃了。

冷霜：对，林庚提出他的诗歌形式史的观点，以及由此出发的格律实验，也是这个危机背景之下的一种应对思路。

孙晓娅：林庚倡导自然和谐的诗歌形式是与诗歌发展的现实状况有关系的。林庚曾在30年代指出，诗坛冷落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全盘西化，当然这不足以遮蔽他在3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所显露的现代性品质。他对新诗的信心首先指向的是语言建设，在他看来，“新诗与旧诗的区别不在有否格律，而在语言”，他所注重的是新诗语言所具有的现代的活力和创造性价值。他强调诗歌语言的飞跃，这种飞跃基于日常生活语言

又远远超乎表层所指。他提出新诗应达到的一种至高境界是“深入浅出”，“深入”就是生活语言的诗化过程，而那些一味欧化的散文化的诗歌语言的最大症结在于只见“浅出”，不见“深入”。

冷 霜：他的确有他的针对性。不过，就他对“语言的诗化”的阐述而言，我觉得他似乎对现代诗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联认识不足，或者说他对“诗”的理解，至少在他最初进行格律实验的这个时期，似乎更多是以古典诗歌作为一个普遍的范型，而且不仅仅是在形式上。

姜 涛：林庚是把新诗想象成唐诗来做的，认为诗歌应像天空一样超越国境，广袤自然。但实际上支撑唐诗和新诗背后的文化是不同的。这不光是诗体的问题，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我们写诗给读者带来什么形象的问题。他有一个观点说，70年代朗诵诗歌不是诗，是戏剧，因为它带来的是紧张和冲突，而诗歌应该是超越的、宁静的。所以他秉有的实际上是古典立场。总之诗歌要包括美学问题、诗歌文化背景问题和对人的作用问题。今天我们却更强调紧张的一面，像不断打破禁忌打破模式，却反而变得越来越浮躁，而在那代人看来，这种冲动的、焦灼的欲望体现恰恰是新诗出现的问题。如沈从文、周作人等都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在今天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今天的诗歌文化是最紧张最乏味的文化。

段从学：循环论不是进化论。他的文学史观从理论上是找不到任何支撑的，其实他还不如用自由诗的形式来打破这一限制，他本身是要谈新诗的，但到最后却不自觉地谈成了古诗。

姜 涛：林庚的诗歌概念基本不是历史概念，而是理想的类型。历史存在的完全是他不喜欢的诗歌，他是没有时间感的，只是认为诗歌应该像天空一样宁静自然，在这点上林庚与废名是相同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诗的语言问题上，林庚比戴望舒其实要更激进一些，因为戴望舒还是那种“表达”的语言观念，就是用文字来捕捉内心的内在经验，但林庚的语言观念是生成性的，就是“诗”能创造出新的语言出来，实际上他的现实经验是不重要的，诗是根据语言自身所生发出来的。就类似“梔子花开三瓣香，三省一府抓流氓”这种，完全是语言内部创造生成的，是通过语言本身的节奏生成出来的。语言能够生成意义，这点与今天的诗歌观念很相似。语言是本体性的、第一位的，而经验是第二位的。他跟废名的差别也在此，废名的诗歌观念基本上是像克罗齐一样，只要有感觉就行，而林庚认为感觉可以是在语言中发生的。新诗史

上达到这种深度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林庚那里语言不是媒介，而是自身，语言创造感觉，这点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格律诗实际上有一个新的生产功能，格律诗较之自由诗的生拉硬拽而言有自身的能量，创造新的意图，林庚强调的是格律的内在生产性。格律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能，因为格律能带来上述的好处，所以他选择了格律。并不是像闻一多说的“下棋不能废规则，写诗不能无格律”。所以说有格律自由诗，格律与自由表面对立，实际上是一致的。

张洁宇：他说“格律保证了自由，是对语言把握的自由”。在他的诗学观念中，新诗是“新”在诗的感觉和内容上的，形式则应适宜于传达这一感觉和内容。形式和内容同为诗歌品质的组成要素，因此诗人不仅要传达诗的感觉，同时也不应放弃在形式上对诗歌特质的体现。所以，林庚希望通过探索诗歌形式建立对新诗本质的认识，强调“在现代的生活语言上建设一个能与散文分庭抗礼的高层次的语言阵地”。

我觉得林庚的新诗格律探索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独到的地方，就在于他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于诗歌内部本质特征与外部形式特性之间的关系上。他并不将格律作为单纯的诗歌外部形式加以处理，也从不脱离语言问题来讨论诗歌本质，或脱离诗歌内部特征来单纯探索语言形式。林庚探讨诗歌格律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形式怎样才能更有利于诗歌的创作”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林庚的核心观点是：“形式的普遍就是形式的解放”。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要在诗歌获得内在自由（诗情的自由）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自然的、普遍的诗歌形式。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想接近于大众而不流于浅，获得诗的表现而不落于深；我们要打通这由深到浅的一条通路，就必须有一个桥梁，那便是诗的普遍形式。”这种对诗的普遍形式的想象，在新诗史上应该说是相当独特的。

张桃洲：我觉得林庚的诗学在30年代诗界具有特殊位置，他与同时代诗人的微妙关系值得讨论：一个是林庚与废名的关系，他们的诗歌观念里有一些趋近的地方，又有明显相斥的地方。趋近的地方比如他们都有一点古雅的意趣，还有两人都喜欢从旧诗与新诗对照的角度谈新诗。当然他们之间最值得比较的还是关于诗的“自然”或自由的想法。林庚提出“自然诗”的概念，说“如宇宙之均匀的，从容的，有一个自然的，谐和的形式；于是诗乃渐渐地在其间自己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形式”。“自然”的观念在废名那里也是十分突出的，不过两人对“自然”的理解不尽相同，林庚认为“自然诗的性质，自然诗的价值是自然，故

其外形亦必自然，外形的自然则自由反不如韵律”。废名推崇的则是形式的自然，他极力反对有格律、刻意讲求形式的诗，他曾批评冯至的十四行诗“诗情并不充足，想借形式的巧而成其新诗”，说自己“很赞成林庚的话，分行就是诗的形式”。但正是在看待格律这一点上，废名与林庚发生了分歧。林庚认为韵律也可以“自然”，“熟则成自然”，而废名反对包括韵律在内的一切形式，所以废名在课堂上讲新诗时只看重林庚较早的《春野与窗》，不太看重林庚后来的遵循“半逗律”、尝试九言诗等“实验”之作。另一个是林庚与卞之琳的关系也值得讨论，卞之琳一般被认为是非现代派的诗人，但实际上他的诗有很深的新月派格律诗影响的烙印，大都很讲究形式感和格律的，比如《寂寞》等，有点刻意为之的味道。不过，卞之琳的诗从根本上突破了新月派的路子，溢出了格律的框架。观察卞诗的诗质与诗形的紧张关系是很有意思的（相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于庚虞以及卞之琳曾专门论及的邵洵美）；同时，卞之琳也受一点废名的影响，比如他的诗思的超时空的跨越。林庚“实验”韵律诗以后，在诗的外形和气息上，给人的印象与卞之琳的诗有些仿佛。这三位诗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还有，像林庚、废名、卞之琳这批30年代的诗人与40年代穆旦那批人的关系，也还需要考察。

姜涛：40年代诗人也建立了自己的诗歌意识，比如郑敏曾说，我们40年代的诗歌与30年代的没关系，我们是来自艾略特和奥登的。在他们看来，林庚这样的诗歌理论是彻底成问题的。新诗的前提和合法性一直在变动。

冷霜：在戴望舒、卞之琳那里，新诗的主要参照系是西方的现代诗歌，在这个前提下对古典诗歌的资源有所发现。但是废名、林庚则把参照系放在中国古典诗歌上。林庚曾经说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属于自然诗，但“庄生晓梦迷蝴蝶”就属于自由诗，又说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是新诗，说晚唐诗相对于盛唐诗来说就是新诗。也就是说他把新诗变得相对化了。

姜涛：我感觉林庚、废名他们对新诗的理解完全是价值概念而非历史概念。

张桃洲：废名强调诗情的突然爆发。

姜涛：这与周作人的《论小诗》观点相近，讲的也是如何抓住刹那的感情爆发，而写诗的本性就是刹那的感性。废名的“自然”与林庚的“自然”不同，林庚认为刹那的感性要完整、不割裂，是浪漫

主义完整性有机性的概念，他们使用同样的词汇讨论不同的问题。

张桃洲：废名对林庚的格律产生了一种误解，这个误解其实与戴望舒是一样的。他大概认为林庚走了新月派的老路，说“林庚的理想甚好，但事实不可能，他要造一种规律而可以自由歌咏，不必靠诗人的意境，此事连旧诗都做不到，何况新诗呢？故林庚的方块诗都失败了”。其实，林庚在谈到诗的“自然”时，怀抱着一个极为开阔、宏大的想法，他强调的乃是指向写作本身的、涵纳天地万物的“自然”——除形式外，诗的内涵、写作状态的“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林庚看来，只要坚持“自然”的原则，就不在乎“自由”与否，诗的“韵律”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

二、新诗合法化与新诗研究

冷霜：姜涛刚才说的一点与我的想法很相近，我做这个研究最初是因为其中有些问题与当代诗歌相关，但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正如姜涛所说，新诗从20年代到今天，对其本体的认识一直是在移动着的，呈现出断裂性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和当代诗歌的话题会有相关性但似乎不能提供某种“出路”。

姜涛：断裂与一代人的不同相关，一代人起来时就要建立自己的诗歌观念，但这还不完全是代际差异，也是理解的不同造成的。

冷霜：这种断裂在其他文体里显示的不是很明显。

姜涛：其他文体相对于诗歌而言，内部的排斥力不强，诗歌的合法性在内部，必须确定了自己的诗歌观念后才有写作的冲动，但其他文体在读者环节就解决这一问题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散文就更是缺乏这种线索，所以诗歌史要比小说史、散文史好写得多，这就是新诗的独特性。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就在诗歌史。新诗变化太快，甚至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的断裂。

段从学：林庚论诗，其立足点是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差异。他是在先有了文学的基本观念的基础上，再从形式上来考虑诗之所以是诗歌，而不是散文的文体特征。他不关心文学和现实生活这个维度上的问题，也不怎么关心诗人和诗歌之间的关系，他关注的是诗歌不同于散文之处何在。这种差异，在他看来才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关键。这是一个在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次生性的诗歌